十六國春秋輯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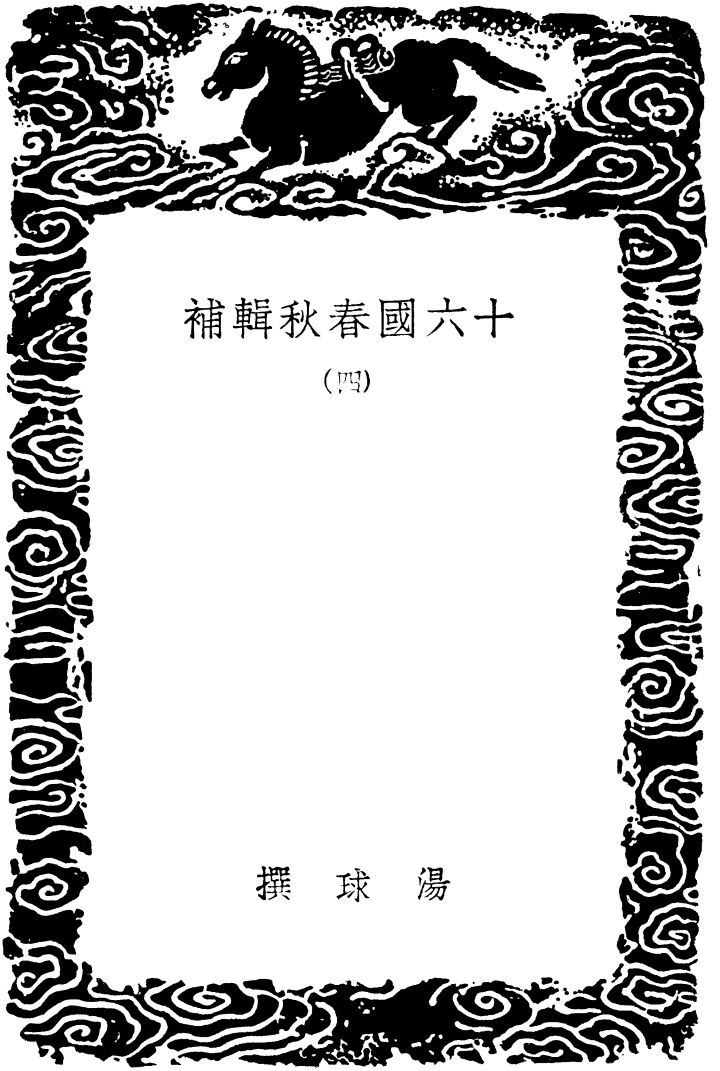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六國春秋輯補

(四)

湯球撰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一

前涼錄五

張重華

張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沈毅少言。駿薨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右長史任處上華爲使持節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假涼王。大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李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秋伐武威金城。太守張沖告急。張植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率騎救沖。聞城陷乃還。（依御覽十一引補）沖降於秋。張沖、字長思。燉煌人。散家財巨萬、施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補）金城令車濟死之。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重華以爲金城令。爲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依晉書忠義傳錄）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於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躭言於重華曰、臣聞國

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愼於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帥。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擽。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五。）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偸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賜振威將軍。（此亦見御覽四百十八引補。）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

也。重華從之。

丁未　永樂元年。晉永和三年。建元永樂。麻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電一作拋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拋車。穿地以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狥。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眞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幅。鳴鼓而行。秋遙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艾又遣將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追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此段亦見御覽二百九十四。重華論功。以謝艾是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

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衞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艾還討叛虜斯骨眞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

戊申　永樂二年。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躬親萬機。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之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卽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隍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發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彌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

己酉　永樂三年。永和五年。九月。晉遣使者侍御史兪歸拜重華侍中、大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假節西平公。重華以位號未稱。怒不受詔。羣寮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

庚戌 永樂四年重華好與羣小游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從事（一作徵士）索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卽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王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此段載記在後依屠本移此）

辛亥 永樂五年（永和七年）重華讌羣寮於閑預庭講論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則（一作胎）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所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

壬子 永樂六年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虎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

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肎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且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後將受詔。未及而卒。

癸丑　永樂七年（永和九年）。十月。重華寢疾。臨春坊。遣左長史馬岌。策拜子靈曜爲世子。大赦境內。十一月。薨於平章殿。年二十七（七當作四）。在位十一（十一當作八）年。葬顯陵。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張祚僭號。追謚桓王。廟號世祖。子靈曜（一作耀）。靈嗣。

張靈曜

靈曜、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靈曜

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靈曜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靈曜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二

前涼錄六

張祚

張祚、字太伯、駿之長庶子。博學雄武、有政治之才。駿之二十一年、拜延興太守、封長寧侯。重華薨、子靈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長史趙長等矯稱遺令、以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十二月、趙長等議以靈曜沖幼、世難未夷、宜立長君。廢曜爲寧涼侯、立祚爲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朘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

甲寅 和平元年。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卽王位。一作僭稱帝位。於謙光殿、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讓、四十年於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

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實爲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叱千（一作辛）氏爲王（一作皇）后。子泰和爲太子。封弟天錫爲長寧侯。（一作王）子庭堅爲建康侯。（原作王）重華少子玄靖（一作靚）爲涼武侯。二月。郊祀天地。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天晦黑風冥闇。（此句見御覽八百七十七依以補）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也。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卽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於苻健。

乙卯　二年（永和十一年）。其國中五月雨雪。霜降殺苗稼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張瑾。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十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其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

上書諫言軍不可行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一作大變）矣祚大怒以巒爲妖言沮衆斬之（以上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巒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兩弓不合度矢不端直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有堯舜之君亦無以爲治也（此見御覽七百四十四引）玹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征東張瓘遣兵傳檄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驍騎將軍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晉聚衆至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大懼遣陽秋胡將靈曜於東苑拉（音獵）其腰而殺之埋於沙坑九月宋混次於武始大澤爲靈曜發哀閏月混至姑臧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與嚴展吳綽升飛巒觀（一作神雀觀）張琚張嵩殺祚守卒死者四百餘人斬西門關內混領軍趙長開宮門以應琚征虜趙長校尉張璹等懼罪入謙光殿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靈曜庶弟玄靖爲主長馳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敗賊下觀勞之見混等祚乃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鬥志祚愕然便下曰欲殺我邪長曰然遂奮槊刺祚中額（此節亦略見御覽八百七十八）揣等率衆入殿收長殺之祚奔入萬秋閣爲廚士徐黑（一作里）所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

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以庶人禮葬之。天錫即位。備禮改葬於愍陵。追謚威王。封子廷堅爲金澤侯。

張玄靖

張玄靖、字元安。重華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張琚等上玄靖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年七歲。赦其境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張瓘至姑臧。推立玄靖爲大將軍、涼王。自爲衞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靖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衞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

丙辰・玄靖太始元年。晉永和十二年・瓘先欲征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衞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綝。敗之。西平田旋妥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

丁巳・二年。晉升平元年・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壞以爲宅。此見初學記八引・

戊午・三年。

己未 四年五月東苑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璀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他族璀徵兵數萬集於姑臧謀討宋氏輔國宋混與弟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奔入南城一作門申令諸營曰張璀謀逆被太后詔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璀率衆出戰混擊敗之衆悉去璀自殺混盡夷其屬入見玄靖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輔政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雨水深四尺時宋混兄弟擅權玄靖虛坐而已此節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庚申 五年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儒林祭酒索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漢虞邱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

辛酉 六年升平五年宋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靖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靖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

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天錫以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輔政．玄靖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

壬戌　七年．晉哀隆和元年．

癸亥　八年．晉哀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原誤作齊肅．故等議以靖多難務殷．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率衆入禁門．潛遣肅等夜害玄靖．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沖公．一作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三

前涼錄七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少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玄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謁於太廟尊母劉氏爲太后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幷送御史俞歸還京都

甲子 天錫元年四月奏遣鴻臚回國拜天錫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乙丑 二年晉興寧三年天錫元日與嬖嬖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郎中張憲一作慮輿櫬切諫不納此節依御覽四百五十四引補

丙寅 三年太和元年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四月延興地震陷裂水出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引天錫避正殿引咎責躬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盜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

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蕙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颸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

丁卯　四年。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涵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

戊辰　五年。

己巳　六年。立子大懷爲世子。

庚午　七年。晉遣使拜隴右關中諸軍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辛未　八年。咸安元年。郡國火燃於泥中三十所。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燉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復有幷兼之規。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大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其年夏。誓同大

舉都會上邽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於晉、幷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邪。博曰。卿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時少府長史紀瑞上疏論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馭而敗其駕。秦氏富彊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弗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虞舜之治。不窮其人。故造父無失御。虞舜無失人。此段依御覽六百二十三引補。

壬申　九年。晉簡文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時備禮徵處士郭瑀。郭瑀、字元瑜。燉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眞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尙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點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鵠一作鵲。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

祿非逃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苻氏末天錫子大豫起兵王穆應之遣使招瑀詳見後涼呂光傳）

癸酉　十年（晉孝武寧康元年）廢世子大懷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高昌郡公立嬖（一作子大豫爲世子豫母焦氏爲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動土樓崩天錫疾美人閻姬薛姬皆自殺二姬國色並不知何許人也有殊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灑掃於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之禮（依晉書列女傳校補）

甲戌　十一年有赤風昏闇（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

乙亥　十二年

丙子　十三年（晉太元元年）五月苻堅遣武衞將軍苟萇毛當梁熙姚萇等率衆十萬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放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宰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昔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

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蔓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刑崗。相拒十餘日。據銜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依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補。司兵趙充哲與蔓苦戰。又死。天錫遣中衞將軍史景等拒戰。亦岸爲秦所敗。景亦沒於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納左長史馬芮之言。面縛降於蔓等。東徙長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卽位凡十三年。自張軌以晉永寧元年辛酉歲牧涼州。至天錫敗亡之歲歲在丙子。原誤午。凡八主。一作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則居之。拜歸義侯。北部尙書。遷右僕射。苻堅大敗於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管。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其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篤德遐域。世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喪。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本封。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此句作孝。武問之曰。北方。所出何物爲美。天錫應聲對曰。桑椹甘香。一作甜甘。鴟鴞革響。乳酪一作淳酪。養性。人無異一作妬。心。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五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五。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吏。尋薨。年六十一。追贈鎭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四

前涼錄八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宋纖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守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顯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七十四。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

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與備禮徵爲太子友。與逼諭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與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氾騰

氾騰一作勝。字無忌。燉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閻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以上亦見御覽四百二十五。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一作辟。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見晉書隱逸傳。

氾昭

氾昭、字嗣先。燉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人有於夜中報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御覽八百十作前燕錄。

辛緝弟理

辛緝。

緝弟理。美姿貌。駿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駿大怒。徙理燉煌。遂以憂死。御覽三百七十九。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數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御覽四百二十。）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方正、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燉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尊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見晉書隱逸傳。）

索紞

索紱、字叔徹、燉煌人也。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一作夢。）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耆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田豹一作田邈。）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紱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紱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赤色也。兩杖、箸象也。極打者、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馬與平（三字一作黃平二字。）問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者、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索紱夢東有二角書詣紱、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紱父在東、三日而凶問至。郡

功曹張邈。嘗奉使晉州。夜夢狼啖一脚。紘曰。脚肉被啖爲卻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豎竿中天。紘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上二節亦見御覽三百九十七。）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紘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紘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閣祭酒。紘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勞。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見晉書藝術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五

前錄涼八

張斌

張斌字洪茂燉煌人也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御覽九百七十二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張駿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賜名曰弇御覽三百六十二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

以壽終。見晉書隱逸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六

蜀錄一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曋（廣韻引作嶂）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箸者。以爲廩君。四姓莫箸。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柰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

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軍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歐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歐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其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歐長史袁治。及歐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歐之罪狀。先是梁州刺史羅尚聞歐叛。上表稱歐非雄才。又蜀人不願爲亂。事終無成。願欲征之。惠帝遣尚爲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幷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勢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歐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歐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歐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橦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閬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

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其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玝求自寬玝大怒遣人分牓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駿馬屬鞬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玝營柵衝要謀揜流人歎曰無寇而城雠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玝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玝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玝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晉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晉元張顯傳首以示尚玝尚謂諸將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弟驤

驍騎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以相統領。於是進兵攻毋於廣漢。毋衆出戰、特每破之。尙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毋、憚特不敢進。毋智力旣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閻式遺尙書、責其信用讒搆、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尙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鎭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樓、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腹心。時羅尙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尙可、羅尙殺我、尙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尙。尙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於蕩。

癸亥　建初元年。太安二年・記作元年誤・戴一作部下推特・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元爲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

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徽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徽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徽軍遂潰。特議欲釋徽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獘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徽潰圍而走。特遣蕩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以騫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此段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二・）特之攻張徽也。使弟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於流柵。（以上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七・）與流幷力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載記亦作任明・羅尚傳作任鋭・通鑑從華陽國志作任叡・）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時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

會二月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到官桑特軍敗績死之（通鑑攷異引御覽作特見殺）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成都王追謚特景王及僭稱尊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七

蜀錄二

李流

李流、字玄通。慕第四子（一作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貢育之勇。舉爲東羌校尉。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綿竹。平趙廞於成都。晉朝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斂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建初元年。特既見殺。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駱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黃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

門自守。蕩馳馬追擊。犨古觸字。一作角牛二字誤。倚矛被傷死。一作爲傻長矛所椿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奮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奮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說長生等。使資結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與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諸子尊奉之。九月。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量。一作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也。遂薨。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主。雄僭稱尊號。追謚流秦文王。子龍嗣。

李雄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以李流世卒。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貴。其相有四目。如重雲鼻。如龜龍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爲大貴。位過三

公不疑。雄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於蜀。稱益州牧。承制。以雄鎮梓潼。又拜前將軍。流薨。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一作都於郫城。）羅尚攻郫。驤被傷。李安救之。李安。字武龍。少養外家羅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從李特征伐。以勇烈聞。李驤引爲帳下督。數有戰功。甚信愛之。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驤迎戰不利。被傷落馬。臥未能起。士衆皆散。唯安與任回在左右。伯從數千騎來。叱安曰。羅武龍。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嗔目呵之曰。吾不相與。因前馬刺之。伯遂巡而退。（依御覽四百二十一引補。）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一作張羅。）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於時雍軍衆甚饑餒。乃率衆（一作將民。）就穀於郫。掘野芋而食之。（上數句亦見御覽九百七十五。）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陵七郡。

甲子。建興元年。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之士。欲迎以爲君。（上五字見書鈔百五十八。）而臣之。長生固辭曰。推步大元。五行大會甲子。祚鍾於李。非吾節也。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十月。雄卽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叔父驤爲太傅。兄虎威始爲太保。雄異母兄始子伯敬爲太保。善撫士衆。衆多歸之。時爲之語曰。欲養老。屬太保。（依御覽二百六引補。）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

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虎曰巴郡桓王。一作公。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

乙丑　二年。晉永興二年。

丙寅　晏平元年。晉光熙元年。三月。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大門。執版延坐。長生請雄對坐。卽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夏六月。雄僭卽帝位。二句亦見通鑑攷異。大赦其境內。改元。國號大成。追尊父特爲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長生爲天地太師之號。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大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

丁卯　二年。晉永嘉元年。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吏張殷奔於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

戊辰　三年。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

己巳　四年。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羨（一作羨）。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於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

庚午　五年。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西亂。李驤（原作雄）攻譙登於涪城。無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燻鼠食之。一無叛者。（此節見御覽三百二十。依補。）

辛未　玉衡元年。（晉永嘉五年。）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卒。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昧。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

壬申　二年。是時南陽一作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

癸酉　三年。（晉建興元年。）

甲戌　四年雄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
乙亥　玉衡五年晉建興三年正月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
丙子　六年。
丁丑　七年晉建武元年。
戊寅　八年四月范長生卒以其子侍中賁爲丞相長生善天文有術數民奉之如神。
己卯　九年晉太興二年。
庚辰　十年。
辛巳　十一年氐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
壬午　十二年晉永昌元年隴西賊帥陳安又來附。
癸未　十三年晉明太寧元年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逊逊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他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辨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拒之壽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

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

甲申　十四年。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於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愼。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相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

乙酉　十五年。

丙戌　十六年。晉咸和元年。

丁亥　十七年。

戊子　十八年。

己丑　十九年。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於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强。何不自娛。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

庚寅　二十年。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毌丘奧退保宜都。

辛卯　二十一年。

壬辰　二十二年。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前鋒。又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

癸巳　二十三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

甲午　二十四年。晉咸和八年當作九年。雄分寧州置交州。以爨琛爲交州刺史。交州刺史爨琛六字見廣韻。五月。雄寢疾。生瘍於頭。六月。丁卯薨。御覽引作晉咸康六年八月。死之日。宮內積雪。自外則否。三句依御覽八百七十八引補。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皇帝。廟號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襲位。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

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用。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醉而推中書令杖大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對。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此段見魏書崔鴻傳。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八

蜀錄三

李班

李班、字世文。雄兄蕩第四子。雄妻任氏無子。養班爲子。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修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畧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瘡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薨。班即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嶷等。雄子車騎將軍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

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十月。班因夜哭臨。越殺班於殯宮。於是矯太后令罪狀。謚厲太子。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李期

李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吏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甲子。期僭卽皇帝位。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許於涪。許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

乙未　王恆元年。晉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境內。改元王恆。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衞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

丙申　二年。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

丁酉　王恆三年。原作四年。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此二句亦見御覽八百七十七。又宮中豕犬交。三月。大風拔樹發屋。以上依御覽八百七十六引補。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四月。大將軍漢王壽。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預不設備。壽遂取一作卽剋。其城。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景騫、尚書田褒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期自殺。一作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七十九

蜀錄四

李壽

李壽、字武考。特季弟驤之少子也。少尚禮容。敏而好學。雅量豁然。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器。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容。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爲建寧王。雄薨。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治涪城。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共陰謀據成都。稱藩於晉。（二字一作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戊戌　漢興元年。恆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尙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姓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咸康四年爲漢興元年。以董皎爲相國。羅恆、馬當爲股肱。李奕、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皇帝。母晉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漢嘉太守。

己亥　二年。

庚子　漢興三年。二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以上亦見御覽八百七十六。壽倏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六月。壽下書曰。吳會遺燼。久逋天誅。今將大興百萬躬行天罰。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尙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九月。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異勢。此虞虢之成

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鎭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十月講一作讌禮於太學舉明經者封好學侯

辛丑 四年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簒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强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以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

壬寅 五年

癸卯 六年晉康建元元年分寧州興古一作乾右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爲漢州四月壽寢疾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月薨時年四十四在位六原作五年僞謚昭文皇帝廟號中宗葬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卽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

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襲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自以己勝之也。

李勢

李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既薨。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甲辰）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閻氏爲皇太后。妻季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倡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

乙巳　太和二年。（晉永和元年。）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度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

丙午　嘉寧元年。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有從奕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

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蜀連有災譴。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鸜鵒集城下。（此五句依御覽九百二十四引補。）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

丁未　嘉寧二年。晉遣安一作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桓溫。率水軍來伐。溫次青衣。勢大發軍禦之。又遣李福與咎壑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咎壑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鎮東李位都逆往（往疑作溫。）降咎壑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壑至。溫已達成都之十里陌。壑衆自潰。三月。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開東門。與咎壑走九百里。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

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覺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卽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

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幷敕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叔父福（載記作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晉封爲歸義侯。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常璩字道將。蜀成都人。少好學。著華陽國志十篇。序開國以來。迄於李勢。皆有條理云。宕渠古賨國。今有賨城。秦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宕渠。秦史胡母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雄之稱尊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云。譙周云。我死後三十年。當有異人入蜀。又著讖云。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曰特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又惠帝之世。蜀童謠曰。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至是而應焉。李特以晉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起兵。至勢嘉寧二年。晉永和三年。歲在丁未（原作壬戌誤。）而降晉。合四十七年。（載記作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

蜀錄五

李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書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廙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傳見載記）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仇、及

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幷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剋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蟄。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及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攻經典。覃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遯德論。文多不載。見晉書隱逸傳。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明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依晉書隱逸傳錄。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爲益州別駕。爲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爲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羣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氏女。豈爲賊妻也。驤怒。遂害之。（依晉書列女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一

後涼錄一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遷略陽。因家焉。世爲氐酋豪。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苻堅。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焉。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爲戰陣之法。而童兒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知。一作識。也。唯王猛甚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民夷憚愛。鄰境肅清。遷鷹揚將軍。以功賜爵關內侯。從堅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與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與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與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與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楡眉。若得楡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與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與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

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建元十九年。以光爲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隆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十二月。至龜茲。龜茲王帛純捍命不降。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以爲持久之計。帛純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益急。將軍竇苟。洛陽人。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每登

雲梯入地道或時墜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依御覽七百六十五及三百三十六引補）二十年五月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於獪胡獪胡遣弟吶龍侯將旹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一作姑默宿）尉頭（一作須）等國王及諸胡內外合七十餘萬人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槊鎧如連鏁射不可入乃以革索爲羈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案陣爲勾鏁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秋七月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逃奔（一作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九十八通典百五十八）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廣輪與長安城等城中塔廟千數帛純宮室壯麗煥若神居光大饗將士賦詩言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富於奉養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此節亦見御覽七百六十五及九百七十二）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閉光平西域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運揆數將軍宜速東歸中路自有福地可居（見西夷傳）二十一年正月光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三月引還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還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

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復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九月。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險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鶻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與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

丙戌　大安元年。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干等陣於城南。光

出擊破之。斬奚干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其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苻丕以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領護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袂哀怒。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傳檄諸州。期孟冬大舉。僞謚堅爲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十月大赦境內。改建元爲大安。十一月。羣寮勸進曰。長虵未殄。方掃國難。不（一無不字。）宜進位元台。十二月。上光爲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

丁亥　二年。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知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罰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荊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柰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

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勢事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普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頭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初。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大豫。遣使招郭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袒而不救之。乃與燉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燉煌太守。瑀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閒。既而忌嘏威名。率衆伐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且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此段依晉書隱逸傳補足。蓋載記因已采爲隱逸傳。故於此多刪節云。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辟馬。辟馬令郭文斬首送之。

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遙園白鶴翔於酒泉衆鶴成列而從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二

後涼錄二

呂光

己丑 麟嘉元年正月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已瑞於是羣寮奉表崇進名號光從之以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卽三河王位於南郊置官司自丞郎已下猶攝州縣事大赦其境內改元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於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勒於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讌其羣臣於內苑新堂

庚寅 二年九月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攻覆屬縣而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邱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辛卯 三年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

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

壬辰　四年。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強弩竇苟討乞伏乾歸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奔呂纂。強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於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楊武揚軌、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於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還。

癸巳　麟嘉五年。天崩有聲若雷。久之乃止。見御覽八百七十四。

甲午　六年。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乙未　七年。

丙申　龍飛元年。五龍見於浩亹羣臣咸賀。勸光稱號。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六月僭即天王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年龍飛。備置羣司。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

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敕中外戒嚴朕當親討

丁酉 二年光於是次於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衞鞬鞬瞑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而追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鬥況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八及二百九十二通典百十一又百五十四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枹罕光還於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尙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豪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豪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間豪遜起兵逃奔貰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纂敗豪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涫戰敗澄策死之壘澄本姓裴氏此句依通鑑攷異及廣韻引補按皆引作後趙錄自係後涼之誤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

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黁遂據東苑以叛光馳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黁黁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黁軍破之遂入於姑臧黁之叛也得光孫八人

於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麐悠然自若。麐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麐。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自是麐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麐叛逆。南蕃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麐唇齒。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鷄鳴已於風雨。郭麐巫卜小數。時或誤中。攷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紛紜。百城離叛。戮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麐咀業。綽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

戊戌 三年。軌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麐。至姑臧。壘於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麐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爲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爲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麐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麐走。南奔廉川。

乙亥 四年。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光自號太上皇帝。以子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闕闇。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

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薨。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當作十四年。）葬高陵。僞謚武（載記作懿武。）皇帝。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三

後涼錄三

呂纂

呂纂字永緒。光之長庶子也。母趙淑媛。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爲務。及堅亂。西奔上邽。太安元年。至於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臨薨。執手戒之曰。汝性麤武。深爲吾憂。開基既難。守成不易。善輔永業。勿聽讒言。光薨。呂紹秘不發喪。纂推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驍騎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明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愼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

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於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聞超謀。遂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衞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卽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敕。慙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並賢。威名振於二賊。宜速卽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三年（原作四年。）遂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龍飛四年爲咸寧元年。謚紹爲隱王。以弘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

庚子　咸寧二年。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纂爲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爲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爲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

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攷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於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爲皇后以楊氏父桓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爲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爲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渡浩亹河爲利鹿孤弟僔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爲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僔檀寇姑臧乃還卽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眞珠簾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馬鞭馬腦鍾（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五十九・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幷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

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羅耆婆卽羅什之別名也。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又有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龍翔殿。又有黑龍行於當陽九宮門。改爲龍興門。

辛丑　三年。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隆鑒。惟德是輿。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競競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沈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讐爲慮。竊爲陛下危之。糟邱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監。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縈之變。動有不測之禍。忠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尙。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殺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曰。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輦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尙約兵舍杖。將軍

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爲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爲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僞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謂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辯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恆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爲舍超助緯而爲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爲難。且吾老矣。無能爲也。超聞。登城告他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爲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爲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妻楊氏及侍婢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恐其齎珍寶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何（一作所）在。楊氏怒曰。盡壞之（一作毀之）矣。楊氏、國色也。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一作呂）。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可復使女辱於二氐乎。桓不能強。乃自殺。謚曰穆后。

此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蓋實以隆安五年死。戴記誤推下一年也。隆既篡位。僞謚靈皇帝。墓號白石陵。一作葬白石陵。

坿呂紹傳

呂紹、字永業。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與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爲世子。光僭卽天王位。進爲太子。光死。紹祕不發喪。下事載記俱附於纂傳。纂錄本亦同。庶兄太原公纂、與常山公弘、率壯士數百攻紹。紹登紫閣自殺。追謚隱王。先是光未亡時。有鬼叫於都街曰。兄弟相滅百姓弊。徵吏尋視之。則無所見。其年光死。紹立五日。爲纂所殺。

案紹當有傳。載記將其事盡附纂傳。而不存其目。豈以其卽位日淺歟。然援前涼張靈曜例。重華十一月死。十二月廢。靈曜亦無多日。故姑錄屠本前後兩段。以存梗概。

呂隆

呂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蓋實安帝隆安五年也。戴記誤推下一年。遂僭卽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爲神瑞。大赦。改咸寧三年爲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寶爲文皇帝。母衞氏爲皇太后。妻楊氏爲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

公初呂紹之死也美人燉煌張氏年十四爲沙門（一作便請爲尼）清辯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遣中書郎裴敏設之張氏善言明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曰欽樂至法故投身道門誓不受辱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今逼如此豈非命也遂昇門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卒（此節見御覽四百三十九引而以晉書列女傳補足）右僕射楊桓纂后父奔河西利鹿孤任爲左司馬利鹿孤率衆來攻隆與戰敗掠其民二千餘戶而去夏五月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設姚與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爲功不難遣妻子爲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鬥於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與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謀士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

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機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盬。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計。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於長安。碩德乃還。

壬寅　二年。秦遣鴻臚恆敦拜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事涼州牧建康公。姚與謀臣皆曰。隆籍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達。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弊而取之。與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於衢路。

癸卯　三年。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涼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秦。姚與與乃遣其尙書左僕射齊難等。率步騎四萬來迎。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與軍。隆率戶一作騎。一萬。隨難東遷。既至長安。與一作秦。以隆爲散騎常侍尙書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敍之。其後隆坐與姚與少子廣平公弼謀反。爲與所誅。呂光以乙酉歲據涼

州。至於是歲。歲在癸卯。凡一十九年。載記作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似有誤。以安帝元興二年當作二年。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四

後涼錄四

呂憲妻苻氏

建中將軍遼東太守呂憲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憲卒自殺。見御覽四百三十九。

郭馨

郭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馨筮之。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廄。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馨。馨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馨曰、其祥安在。馨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於苻堅。前部王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馨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馨不可從、誤人大事。馨曰、若其不捷、馨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馨

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必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麟。麟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麟爲散騎常侍太常。麟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詳起兵作亂。百姓聞麟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麟以爲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涼州刺史。終如麟言。麟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病死。麟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麟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掾姑臧。麟性褊酷。不爲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麟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此依晉書藝術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五

西秦錄一

乞伏國仁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爲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于。紇于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爲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一作拓）鄰者。卽國仁五世祖也。晉泰始初。率戶五萬（一作千）。遷於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於高平州。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幷其衆。因遷居高平州。祐鄰卒。子結（一作詰）權立。遷於牽屯。結權卒。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於烏樹山。討尉遲渴權於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卒。弟祁埿立。祁埿卒。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於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遷於苑川。以叔父軻埿爲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爲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爲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

盧那胡爲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卒祁渥（一作無此二字）子僔大寨立石勒之滅劉曜也懼而遷於麥田元無孤山大寨卒子司繁立秦皇始中遷於度堅山建元七年秦將王統來伐司繁率騎三萬拒統於苑川統潛襲度堅山部民五萬餘落悉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歸降於苻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稱司繁卒國仁卽位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聞堅征晉奔敗國仁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幷之收衆至十餘萬

乙酉　建義元年又聞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於是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爲建義元年以其將乙旃

音涅爲左相屋引出支爲右相獨孤匹歸爲左輔武羣勇士爲右輔弟乾歸爲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成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福川甘松匡朗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都城以都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

丙戌 二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贏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眷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

丁亥 三年苻登遣使者拜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干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於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干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

戊子 四年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盧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六月國仁薨在位四年僞諡宣烈王一無宣字廟號烈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六

西秦錄二

乞伏乾歸

乞伏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大量。國仁之薨也。其羣寮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幼稚。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其境內。改四年爲太初元年。立其妻邊氏爲王后。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爲丞相。鎭南將軍南梁一作涼。州刺史莫侯悌眷九字亦見廣韻引。爲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九月、遷於金城。

己丑 二年。晉太元十四年。正月。苻登遣使拜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爲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羝、叱豆渾及南邸鹿結幷休官喝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於乾歸。皆署其官爵。

庚寅 三年。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

辛卯　四年。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奕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干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坂。

壬辰　五年。寶進追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

癸巳　六年。立子熾磐爲太子。

甲午　七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署官司。納其妹東平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十月。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震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柰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

敗定軍斬定及首級萬有七千於是盡有隴西之地以太元十九（九原誤七）年十二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爲右僕射（僕射秘宜四字亦見廣韻）翟瑥爲吏部尚書翟勍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引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

乙未 八年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邑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來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衞將軍莫者殺羝（八字亦見廣韻引）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勃勃爲質既

而悔之。遂誅周等。

丙申　九年。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於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衆。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

丁酉　十年。晉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諸將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

戊戌　十一年。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鄣。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衞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於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

己亥　十二年。鮮卑壘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

庚子　十三年。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於苑川。秦姚興征西大將軍姚碩德。率衆五萬來伐。入自南安峽。乾歸次於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籍

算舉無遺策今姚與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馳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勠力勉之若梟覆姚與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衞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於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與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與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而交戰爲與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乘致寇傾覆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荊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僕檀迎乾歸處之於苔與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於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與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與見而大悅拜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

辛丑　太初十四年。姚興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五月。乾歸隨姚碩德伐涼。（此節依通鑑攷異引十六國西秦春秋補。）

壬寅　十五年。晉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與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

癸卯　十六年。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於河西。討叛羌黨龍頭於滋川。

甲辰　十七年。攻楊盛將苻皇於皮氏堡。剋之。

乙巳　十八年。晉義熙元年。正月。乾歸至自長安。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於西陽堡。剋之。

丙午　十九年。晉義熙二年。五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百草皆自反。（以上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及九百九十四據補。）狐雉入於寢內。乾歸甚惡之。十一月。又朝於長安。

丁未　二十年。義熙三年。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一作川）之患。因其朝也。留拜主客尚書。以其子熾磐爲建武將軍、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監撫其衆。

戊申　二十一年。義熙四年。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於嶕峴山以據之。

己酉　更始元年。乾歸隨姚興如平涼。熾磐攻枹罕。克之。遂遣使來告乾歸。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

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兎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升。亡新鳥散。故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始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卽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以義熙五（一誤三）年七月。僭稱秦王。大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復本位。

庚戌 二年。遣熾磐討諭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於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於苑川枹罕。

辛亥 三年。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於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於伯陽堡。王愷於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於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於枹罕。

壬子 四年。師次於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於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

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於赤水。大破降之。五月。乾歸畋於五谿山。有梟集於其手。乾歸甚惡之。六月。爲兄子公府所弒。幷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出奔固大夏。熾磐遷於枹罕。遣弟（載記作乾歸弟。）廣武將軍智達、楊武木奕干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於嶕峹山南。幷其四子。轘裂之於譚郊。八月。葬乾歸於枹罕元平陵。僞謚武元王。廟號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七

西秦錄三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薨。義熙八（原誤六）年。熾磐襲僞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年爲永康元年。以尚書令翟勗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焚謙爲司直。封拜各有差。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癸丑。永康二年。（晉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燒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

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掘達於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三千。

甲寅　三年。晉義熙十年。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聞禿髮傉檀西伐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慱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枹罕。傉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幷南涼。兵强地廣。十月。僭卽秦王位。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

乙卯　四年。義熙十一年。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拜尚書左僕射。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衞匹達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

丙辰　五年。熾磐攻漒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於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於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於枹罕。令

其安東木奕干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

丁巳 六年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於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於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滑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士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

戊午 七年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衞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溜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於抱罕溜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

己未 建弘元年晉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八（原誤七）年而宋氏受禪。

庚申　二年（宋永初元年）。吐谷渾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

辛酉　三年。

壬戌　四年。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將軍又寅等入見於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太宗許之。

癸亥　五年（宋景平元年）。

甲子　六年（宋元嘉元年）。

乙丑　七年。白蘭王吐谷渾阿柴卒。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折之。又曰。取十九隻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此節見御覽三百四十九引。）吐谷渾掘達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奔鼻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

丙寅　八年。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爲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闕、奉表貢其方物。

丁卯　九年。以尚書焦嵩代姚濬領澆河太守。爲吐谷渾元諸所執。熾磐寢疾。顧命太子慕末。以宋元嘉四年乃薨於外寢。子慕末嗣僞位。六月。葬武平陵。謚文昭王。廟號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磐之第二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元年。立爲太子。熾磐薨。僭卽秦王位。

戊辰 永弘元年。宋元嘉五年。大赦。改年爲永弘元年。二月。立萬載爲太子。沮渠蒙遜尙書王杼送戎闕千匹。銀百三斤。此節依御覽八百十六引補。

己巳 二年。殺尙書隴西辛進幷其五族二十七人。辛進、字國都。隴西人。建弘初。爲散騎常侍。從乞伏熾磐遊於後園。凌霄觀彈鳥。丸傷慕末母之面。及慕末嗣位。問母面傷之由。母曰。辛進彈鳥所傷。慕末怒。故誅之。御覽三百五十。慕末弟軻殊羅。烝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水。禿髮氏乃自殺。

庚午 三年。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鎭衞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慕末皆殺之。慕末政刑酷濫。內外崩離。九月。部民多叛。又爲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此句亦見通鑑攷異。爲赫連定所拒。遂國南安。十一月。魏遣尙書庫結率騎五千來迎。慕末衞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庫結引還。

辛未 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傅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尙書

乞伏跋跋、踰城奔代。慕末乃銜璧出降、送於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辛未四十七載。（載記作慕末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八

西秦錄四

下將軍醜門于弟。廣韻
武都氏。廣韻

吐谷渾　視連　視羆　烏紇堤卽大孩　樹洛干

視連辟奚子。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愼有至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熊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熊。少曰烏紇堤。

視熊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隴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熊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剛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柰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翼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開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強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熊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

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酖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於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熊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漠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

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屠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以上四段。依晉書西戎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八十九

南涼錄一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姓胡掖氏。（此句亦見廣韻。）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此句通鑑攷異引作斬涼州刺史秦弘。）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能死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死。子思復鞬立。部衆轉盛。遂據涼土。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鞬卒。子烏孤襲位。養民務農。修結鄰好。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眞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

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苻。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爲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丁酉　太初元年。晉隆安元年。正月。改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以弟利鹿孤爲驃騎將軍。僖檀爲車騎將軍。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於街亭。大敗之。

戊戌　二年。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李戶數千來奔。烏孤改稱武威王。

己亥　三年。徙治一作於。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僖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爲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儁。陰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衞殷、麴丞明、郭黃、郭奮、

史晁、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晃、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氐假息。偸據姑臧。吾藉吾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濟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出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覺。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幷之志。段業爲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平。追僭檀入錄府國事。八月。烏孤因酒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薨。在王位三年。僭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禿髮利鹿孤

禿髮利鹿孤。烏孤弟。以太初三年八月即僞位。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剏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

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己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庚子　建和元年。大赦其境內。改年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延耆老。訪政治。呂纂來伐。使僖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僖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卒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僖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僖檀置酒於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四字亦見廣韻。）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奔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

辛丑　建和二年。龍見於長寧麒麟游於綏羌。於是羣臣勸進。固請卽尊號。不許。乃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

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藉前鑒不遠。宜署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强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使僞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僞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僞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於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弱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士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此節依通鑑攷異引補。）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

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之僖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

壬寅　三年剋美顯僖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蔑爾敢距天命覺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僖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幷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僖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嶠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覺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僖檀曰嶠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僖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僖檀徙涼澤段家五百餘家而歸三月利鹿孤寢疾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武王剋踐寶厤垂諸樊之試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彌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經總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薨僞諡康王葬

於西平陵之東南弟僖檀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

南涼錄二

禿髮傉檀

禿髮傉檀、利鹿孤弟也。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建和三年襲位。

壬寅 弘昌元年。以晉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於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秦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

癸卯 二年。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於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遮之。與涼州刺史王尙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尙書郎。見傉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淩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尅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

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

甲辰　三年傉檀以姚與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於與與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與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衞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與笑曰卿言是也傉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與求涼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

乙巳　四年傉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於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與馬三千匹羊三萬頭於秦六月秦遣授傉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鎭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澗與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青陽門鎭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

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同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豹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帛各有差

丙午 五年遣西曹從事史暠聘於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右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七月傉檀讌羣臣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宗廟構此堂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滉然瓦解梁熙據全盛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冤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三一作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八月以鎮南大將軍文支鎮姑臧傉檀還於樂都傉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章一如王也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傉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於武興番

禿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於姑臧。

丁未　六年。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於均石。爲蒙遜所敗。僖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降之。其後僖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僖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僖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於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僖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僖檀悉誅之。

戊申　嘉平元年。晉義熙四年。姚興以僖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覺。僖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邱。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僖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僖檀以輕勃勃至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

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與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諭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等至於姑臧城下屯於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俄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彊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踈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此段亦略見御覽二百十六・通典百五十五・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弊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善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歛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以十一月僭即涼王位於南郊大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

己酉　二年正月以子明德歸爲南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傉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即成影不移漏一作晷・傉檀覽而善一作異・之擬之於曹子建云。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及六百二・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一

南涼錄三

禿髮傉檀

庚戌 嘉平三年。遣其左將軍枯木、附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於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唯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鑕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於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爲功。袁

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僖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壘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僖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衞折掘奇鎭。據石驢山以叛。僖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鎭剋嶺南。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僖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威。諶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爲涼州刺史。降於蒙遜。鎭軍敬歸討奇鎭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僖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辛亥・四年。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僖檀曰。若以龍子爲質。我當還師。僖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僖檀遣其太子虎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僖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幷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藁。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一作窘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徒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一作不慮・）大敵外逼。徒戶內攻。危之道也。衞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

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僖檀敗績而還。（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二十六・通典百五十六・）蒙遜進圍樂都。僖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

壬子　五年。

癸丑　六年。遣安西紀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鎭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僖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僖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顚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衞。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衞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鎭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於姑臧。蒙遜又來伐。僖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

甲寅　七年。僖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饑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

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僖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且夕所慮。惟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僖檀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皆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虎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皆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豈有猜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一作一旦。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僖檀。僖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僖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哉。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僖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

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豹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六月。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於熾磐。傉檀將振威將軍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反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此段亦見御覽四百十八。）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瘳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自烏孤太初元年。歲在丁酉。至傉檀滅（原作薨。）之歲甲寅。十有八歲。（載記作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八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原誤九。）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此傳依晉書藝術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二

西涼錄一

李暠古老切

李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狄道一作成紀人也、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子侍中敢之後、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於素昌、素昌卽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於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父弇、仕前涼張軌爲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堅、幼有令名、世子侍講、年十八卒、暠、昶之遺腹子、少而好學、性沈敏寬和、四字一作沈毅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後涼呂光龍飛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號神璽元年、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拜暠效穀令、敏尋卒、二年、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暠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暠曰、兄忘郭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於業、業以

暠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衞將軍索嗣構暠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暠使迎已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柰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暠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咨以甘言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與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暠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沮渠男成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業復進暠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

庚子　元年時有赤氣起於暠後園龍跡見於小城隆安四年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暠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暠乃大赦其境內改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仙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與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倏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謨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謨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衞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都太守張

靖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驃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

辛丑 二年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於寘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納之郡府此節亦見御覽八百四

壬寅 三年正月嗣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堂成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嗣親爲序頌以明鑒誡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是月有白雀翔於靖恭堂嗣觀之大悅頌之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七十六

癸卯 四年

甲辰 五年正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四月敦煌有葛緣木而生作黃鳥之形世子譚卒九月立第二子歆爲世子

乙巳 建初元年晉義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年爲建初元年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飛鍾皇晉高祖闡洪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迍邅蒙塵於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慽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荊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

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緊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邇。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有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動運。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關。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羣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於天府。忘臣無庸。輒依寶融故事。迫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荊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竭氣。忘寢與食。雕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寶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箸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羣議。亡身卽事。轅弱任重。懼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

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於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暠謂羣寮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雖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如何張邈贊成其議暠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於酒泉（今之肅州）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三

西涼錄二

李暠

丙午 建初二年暠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必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敕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愼之節酒愼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與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愼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

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以上宜附建初元年。初。暠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暠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僔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於酒泉。幷通和好。暠遣使報聘。贈以方物。暠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鄙。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暠大怒。率騎追之。及於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暠東遷。皆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

丁未　建初三年。暠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羣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午。庶擾茨穢。而黠虜姿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

移節遞往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節竭誠。隕越爲效。又臣州界迥遠。勦寇未除。當須鎮副。爲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歆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爲臣先驅。又敦煌郡大衆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爲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爲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崐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暠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寮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昞（載記作彦明者。亦以唐諱故也。）爲文。刻石頌德。劉昞字彦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見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壻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此段亦見史通削繁引。案其注云。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則此係史通校文。或後人依之而錄。）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辟命。弟子受業者。常數百人。武昭王暠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雅好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謂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

行於世。後北涼沮渠蒙遜平酒泉。徵晹祕書郎中。賜號玄虛先生。事詳遜傳。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暠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戊申　四年。時白狼、白兎、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爲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雍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暠從之。

己酉　五年。

庚戌　六年。春三月。魏安焦朗據姑臧。自號龍驤大將軍。遣使稱臣。暠因其所稱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遜率騎來攻。暠遣世子歆及別將朱元虎禦之。戰於馬廟。歆敗。元虎被擒。暠以銀三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暠與遜結盟而還。

辛亥　七年。秋八月。蒙遜復背前盟。率輕騎來侵。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已竭。徐而擊之。蔑不剋矣。蒙遜糧盡引去。暠遣世子歆要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

壬子　八年。

癸丑　九年。三月三日。暠讌於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爲之序。亦見御覽三十。又寫諸葛亮訓勵以勖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不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

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爲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暠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甲寅 十年。暠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羣雄所奉。遂起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之地。謂張氏之業不足成。（一作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以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敦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尚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鵷鴻之籠嚇。欽飛鳳於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聲。超霄吟於崇嶺。奇秀木之淩霜。挺修榦之青葱。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職繁棨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涣漿。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於南崗。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邱。衝風沐雨。載沈載浮。利害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慙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踐宣德之秘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奕奕崇明。岝岝王居。詵詵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頹巖。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搢

紳淪胥而覆溺呂發憂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於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闃而無烟斯乃百六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絕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悁懵邈靡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愈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踞嶲以爲墉總奔馳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峰崇崖崨巖重嶮萬尋玄邃窈窕磐紆欽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鴟鴞羣吟挺非我以爲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所以來庭野逸所以就執休矣時英茂哉雋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縶或後至而先列采殊才於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槩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出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荊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摧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祜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噌益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姿敭奔鯨戡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

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收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殄而忘寐。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於白日。

乙卯　建初十一年。

丙辰　十二年。

丁巳　十三年。正月。暠寢疾。顧命長史宋繇曰。吾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憒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嗣子猶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簒略乖衷。失成敗之要。晉義熙十三年二月。薨於恭德殿。時年六十七。（七一作九。）葬建世陵。國人上謚曰昭武王。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卽皆死。至是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暠又著槐樹賦以寄情。（此節亦見御覽九百五十四。作前涼錄。）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昞等並作。又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著大酒客賦。以表恬豁之懷。初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暠聞而弔之。暠前妻同郡辛紹女。貞順有嫺儀。先卒。暠親爲之誄。自餘詩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歆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四

西涼錄三

李歆

李歆、字士業、暠第二子。暠薨時、府寮左長史宋繇等上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元年。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衞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仙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誘歆、歆遣武衞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聞引兵還、爲蒙遜所逼。歆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

戊午 嘉興二年、蒙遜又伐歆、歆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秧稼而還。是歲、朝廷以歆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

己未 三年、歆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竝、幷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

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元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戒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嘉興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門陷（以上三句・亦見御覽八百八十・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於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陛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雋修秦氏之術以

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並不納

庚申 嘉興四年歆立四年而宋受禪歆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七月歆聞蒙遜南伐西秦禿髮傉檀命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太后以爲不可不聽宋繇亦固諫歆怒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距戰於懷城歆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於蓼泉爲蒙遜所殺歆諸弟驍騎將軍酒泉太守翻擊虜將軍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姚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於酒泉歆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於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宮內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吹動長木胡桐椎不中穀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此節亦見御覽六百八十八。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於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麤峻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千。十一作騎入於敦煌元緒東奔涼與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改元永建蒙遜遣世子德攻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宋承等開門出降恂自殺遜屠其城恂字士誠暠之第六子也歆子重耳脫身

奔於江左。仕於宋。後歸魏。爲弘農太守。翻、字士舉。小字武彊。暠少子也。歷曉騎將軍。祈連晉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寶。字懷素。小字衍孫。驍勇善撫接。蒙遜復獲翻子寶。徙於姑臧。歲餘。隨舅唐契北奔伊吾。臣於蠕蠕。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接禮。甚得衆心。皆樂爲用。每希報雪。後二十餘年。至魏太平三年。魏世祖遣將討沮渠無諱於敦煌。無諱捐城遁走。寶至伊吾。率流人及虜騎南襲敦煌。據之。修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達奉表歸降於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世祖嘉寶忠款。拜懷達散騎常侍敦煌太守。別遣使以寶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門以西。寶寬雅有度量。甚著威惠於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師。徙爲鎮南將軍、幷州刺史。轉鎮北將軍。魏太安五年薨。謚宣公。自暠元年歲在庚子。至爲蒙遜所滅。二十一年。（載記作元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按載記蓋幷李恂永建二年。寶在唐契晉昌二年而數之也。）

暠后尹氏

暠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暠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暠之翹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暠薨。子歆嗣位。尊爲太后。歆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鬬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幷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

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愼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歟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聘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於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女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鎭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依晉書列女傳錄。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五

北涼錄一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世居盧水爲酋豪高祖暉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復延封北地王父法弘襲爵苻堅時以爲中田護軍卒蒙遜代領部曲蒙遜好學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烈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光之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伯父羅仇爲西平太守仇弟麴粥爲三河太守後涼龍飛二年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子慕璝征河南王乞伏乾歸於枹罕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諂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藍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坐觀成敗不上繼先祖安時（一作民）

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遂。臨松令井祥。立盟約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光遣呂纂逆擊蒙遜。遜敗績。將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戶悉散亡。時從兄男成。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還屯樂涫。殺酒泉太守疊滕。蒙遜乃收集部曲。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酒泉太守。委以軍國之任。神璽二年。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經旬不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以德爲酒泉太守。敏爲沙州刺史。徙男成爲晉昌太守。業使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呂弘。弘不勝。去張掖。將東走。業遂徙治張掖。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此節亦見御覽三百十四・通鑑百六十一・）業築西安城。（此句亦見初學記二十四・）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天璽元年。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利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膚騎之強。

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此段亦見通典一百五十九）天璽二年前晉昌太守唐瑤叛歸李暠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曲而還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父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權兄爲涼將綦母翊所殺權後殺翊食其肝（此二句依御覽三百七十六引補）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

辛丑 永安元年三月蒙遜既以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四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四月業收男成賜死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讐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

枕臥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遂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豪遜壁於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內至是謝而赦之使昂與武衛將軍梁中庸等攻豪遜業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豪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一作攻侯塢豪遜自氐池救之昂率騎五百歸於豪遜軍遂大潰中庸來奔五月豪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豪遜業左右皆散走豪遜大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爲貴門所推可見乞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豪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六月右長史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豪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一作梁州牧張掖公大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翳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隰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是時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暠元庚子與豪遜相抗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於姑臧豪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於興以通和好豪遜以呂隆既降於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李暠乃遣建忠翳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翳建康太守潛勸豪遜東遷翳私於豪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

違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鎔省百僚。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

壬寅・二年。蒙遜與禿髮傉檀共攻涼州。爲呂隆所破。李嵩遣唐瑤及宋繇攻酒泉。獲太守益生。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嵩。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罪之。乃盡歸其妻孥。

癸卯・三年。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雍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讜言以自鋭哉。內外羣寮。其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

甲辰・四年。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與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遣弟挐入貢於秦。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秦姚與遣使人鴻臚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刺史、（二字一作牧。）西海侯。（一作公。）時與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敍之義耳。將軍忠貫

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曉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寶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

乙巳　永安五年。晉義熙元年。

丙午　六年。

丁未　七年。蒙遜襲李暠於酒泉。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出戰。遂大破之。暠閉城自守。蒙遜亦引而歸。

戊申　八年。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傉檀於均石。大戰破之。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

己酉　九年。二月兩月並出。

庚戌　十年。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

生於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異枝同榦。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辛亥・十一年。蒙遜率步騎三萬伐南涼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入其境。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不可擊。一作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及傉檀南奔樂郡。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

壬子・十二年。褒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挐爲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東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六

北涼錄二

沮渠蒙遜

壬子 玄一作王始元年冬十月蒙遜遷都姑臧以義熙八年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於謙光殿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百官始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

癸丑 二年四月立其子德政爲世子加鎮衞大將軍錄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來降蒙遜署文支爲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猶犹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啟處身被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傉檀猶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賸方散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莒攜遺冠軍

伏恩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於新臺閣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君劍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卒

甲寅　三年

乙卯　四年蒙遜遣其將運糧於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糧運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疊熾磐遣將乞伏觸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爲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曜擁於南裔蒼生沒於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雋謬爲河右遺黎推爲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險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爲事可謂天讚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劍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箸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銳而可垂拱

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卒爲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爲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爲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爲高昌太守爲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爲失

丙辰　五年二月與西秦通和蒙遜西巡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

丁巳　玄始六年蒙遜下書曰頃自春大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爲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書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也蒙遜爲李歆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

終成大漠。宜旋師以爲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戊午　七年。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富官者以匪躬爲務。受任者以忘身爲効。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駁議絕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爲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令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譔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是年。晉遣使拜蒙遜爲涼州刺史。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己未　八年。

庚申　九年。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忽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遂先攻浩疊。（浩音閣。疊音門。）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通典作太乙。）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疊。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濱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歆於懷城。遂進剋酒泉。（此段亦見御覽二百八十六。通典百五四。）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

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李歆舊臣皆隨才擢敍。蒙遜令曰。祕書郎中燉煌劉彥明。學冠當時。道先區內。可授玄虛先生。拜以三老之禮。起陸沈觀於東苑以處之。此節依御覽四百七十四引補。先酒泉南有銅駝出。言虜犯者大雨雪。蒙遜遣工取之。得銅數萬斤。此節依初學記二。類聚二。御覽十二引補。歆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冠軍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

辛酉 十年。正月。蒙遜自率衆攻燉煌。乃築長隄。以水灌城。數十日不下。恂武衞宋承、廣武張弘等。舉城來降。殺恂而屠其城。獲其弟子寶。因於姑臧。李氏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宋遣使拜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寶逃晉昌。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據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討之。

壬戌 玄始十一年。春正月。饗羣臣於謙光殿。蒙遜曰。南方有惡氣。經天。暴兵象一作槩。也。不出一旬。必有寇問。命治兵東苑以備之。西秦遣騎七千來襲。至於孫嶺。聞有備而還。此段依御覽八百七十七引補。政德攻晉昌。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遂臣柔然。柔然來攻。蒙遜遣政德拒之。政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立次子興國爲世子。

癸亥 十二年。乞伏熾磐來攻。遂陷白草嶺及臨松郡。

甲子 十三年。熾磐執蒙遜從弟成都。及從子白蹄。頗羅等。

乙丑　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祕幻奇伎。以上依御覽七百三十七引補。起遊林堂於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遂讌羣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晒曰仲尼何如人也晒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疑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畏於匡辱於陳伐樹削跡聖人固若是乎晒不能對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丙寅　玄始十五年。

丁卯　十六年。

戊辰　承玄元年。蒙遜遣兵伐西秦。時乞伏熾磐死慕末送成都歸以求和親於是大赦境內改元承玄。蒙遜復伐西秦。

己巳　二年。慕末遷保定連。蒙遜遣世子興國攻之。慕末率衆迎擊。興國戰敗被擒。殺軍士三千餘人。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西秦。慕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弟菩提爲世子。蒙遜遣使詣宋入貢。幷求周易及子集諸書。詔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

庚午　三年。

辛未 義和元年。赫連定自冶城濟河。欲擊蒙遜。定濟未半。吐谷渾王慕璝擊敗之。執定以歸。於是蒙遜大赦境內。改元義和。以世子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愼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使崔浩爲册書以褒賞之。

壬申 二年。蒙遜末年。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紀。

癸酉 三年。夏四月。蒙遜寢疾。立子茂虔爲世子。（此句亦見通鑑攷異。）薨於路寢。五月。葬元陵。謚武宣王。廟號太祖。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嗣立。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七

北涼錄三

沮渠茂虔

沮渠茂虔、蒙遜第三子。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義和三年。立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蒙遜薨。僭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和元年。立子封壇（一作墦。）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先是世祖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茂虔稱受先王遺意。送妹與平公主於魏。世祖拜爲左昭儀。因遣順拜茂虔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茂虔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世祖優詔不許。（遣使以下。依魏書錄。）甲戌 永和二年。茂虔遣使上表於宋。告嗣位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懌崐裔。芟夷羣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秩。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敍之美有闕。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榜稱述。實並斯義。輒

上諡爲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今遣使臣上表以聞宋遣使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勳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於懷便遣使弔祭幷加顯諡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涼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此段依宋書錄。

乙亥　三年正月西中郎將敦煌大守沮渠唐兒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見於郡城東門投書於地忽然不見其書一紙八字滿之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訪於奉常張愼愼曰昔虢將亡神降於莘深願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慶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茂虔不悅

丙子　四年大雷震電又於震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茂虔征南大將軍沮渠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依魏書錄。

丁丑　五年茂虔遣鎮西將軍沮渠旁周詣魏入貢世祖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幷徵世子封墳疑壇字。入侍茂虔遣封壇如魏復遣使如宋奉表獻其方物幷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邱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

一卷。趙颙傳幷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音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種。帝皆與之。魏世祖遣奉常李順以其妹武威公主妻茂虔。遣右相宋繇隨順詣平城奉表入謝。獻馬五百匹。黃金五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號。世祖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茂虔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內。可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依魏書錄。

戊寅　六年。

己卯　七年。正月。朝羣臣於謙光殿。有狐在於東序門者。不見其入。左右以告。命禽（一作射。）之。不獲。二月。端門崩。初。茂虔爲酒泉太守。起浮圖於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廟階（一作基。）陷。六月。當陽門崩。（此事亦見御覽八百八十。）世祖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且觀虛實。還言茂虔雖外修臣禮。而內實乖悖。命公卿爲書以讓茂虔。數其十二罪。茂虔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援於柔然。遣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拒戰於城南。奔潰入城。魏常山王赤堅率衆至姑臧。遣使諭茂虔出降。茂虔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世祖東還。遂嬰城固守。兄子祖踰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九月。茂虔兄子萬年率麾下出降。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出降。魏釋其縛。十月。徙茂虔及宗室士民十萬戶於平城。（此句亦見通鑑。攷異云。魏書作三萬。此段原文甚略。依魏書補。）世祖猶以妹壻禮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又爲武宣王蒙遜置守墓三十家。

庚辰　八年。初。魏軍未入之前。茂虔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寶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既而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茂虔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於是賜左昭儀沮渠氏死。幷誅其宗族。又有人言。茂虔猶與故臣民交通。潛謀反叛。世祖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死。茂虔與公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依魏書錄。）論哀王。自蒙遜永安元年。歲在辛丑。至是歲庚辰。（原作寅。）三十九載。

沮渠無諱。茂虔次弟。封安彌縣侯。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茂虔敗。無諱擁家戶。西就從弟敦煌太守唐兒。魏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無諱使唐兒保敦煌。自與弟張掖太守宜得攻酒泉。拔之。執元潔。進攻張掖不剋。退保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世祖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饑甚。懼不自立。使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元潔及統師兵士於健。世祖遣兼鴻臚持節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世祖以無諱終爲邊患。遣鎮南將軍南陽公奚眷討酒泉。無諱謀渡流沙。引衆西行。遣弟樂都太守安周。西擊鄯善。其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連旬不剋。退保東城。明年。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將四千餘家西奔。且未。無諱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衆趣高昌。留屯高昌。乃遣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貢獻方物。宋主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箸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

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未幾卒。

沮渠安周、茂虔第七弟。封屋蘭縣侯。爲樂郡太守。茂虔敗後。與其兄無諱據鄯善。及無諱卒。因而自立。遣使詣建康入貢。宋主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懷歸。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全。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其後遂爲蠕蠕所幷。

沮渠唐兒、茂虔從弟。爲敦煌太守。姑臧既破。無諱收合遺民西就之。拒而不納。無諱乃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宜得引兵討唐兒。唐兒將萬人出戰。大敗。爲無諱所執。殺之。

沮渠天周、茂虔從弟。爲武威太守。唐兒被殺。天周保據酒泉。世祖遣鎮南奚眷率兵圍之。城中糧盡饑甚。萬餘口皆餓死。天周乃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陷。爲魏所執。送於平城。殺之。

沮渠萬年、茂虔兄子。姑臧破。沮渠宗族皆被殺。惟萬年及祖以先降獲免。拜萬年張掖王。祖廣武公。復坐謀叛。與祖俱賜死。

張譚

張譚、字元慶。武威姑臧人也。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導

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御覽二百六十八。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八

北燕錄一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於長谷（一作樂）。中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修行業。惟跋恭愼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止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夢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永康末。拜中衞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建始元年。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之。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室。

遂襲殺熙。立高雲爲主。正始元年。雲以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封武邑公。跋讌羣寮。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乘（一作垂）因陳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此節亦見御覽三百七十五。）

己酉　太平元年。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觀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殺仁於庭中。羣臣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平。（當作義熙五年。）乃僭即天王位於昌黎。而不徙舊號。大赦其境內。令曰。義貴適時。不必改作。故陳氏代姜。不徙齊號。卽號燕國。改爲太平元年。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皇后。子永爲太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衞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鎭東大將軍、領右衞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幷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鎭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萬泥抗表請

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扞。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

庚戌 太平二年。晉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韭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一作命。）所鍾。人望攸係。逼奉（一作推逼。）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柰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於今。何謂降也。不從。遂剋期出戰。與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擊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所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遂平萬泥等。（此段亦見御覽三百三十。通典百五十。）

辛亥 署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

三年。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貨而逃。貨至巨萬。行貨

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敍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攻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賊路絕蜾蠃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於蜾蠃庫莫奚出庫眞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邱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悌力田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邱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遼東佟萬以文章知名九字依廣韻引補皆擢敍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於長谷爲祖父園邑七月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內置四輔

壬子　四年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

癸丑　太平五年

甲寅　六年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爲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其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爲

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爲衞尉。封城陽伯。睹爲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爲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跋爲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九十九

北燕錄二

馮跋

乙卯　太平七年。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爲犬禍。將悖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爲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修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與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高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爲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予矜之歎。復興於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邱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郎中。簡

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丙辰　八年。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麗。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爲左僕射。常山公。蜾蠃斛律。爲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爲昭儀。時三月不雨。至於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強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爲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勒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

丁巳　太平九年。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蜾蠃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

戊午　十年。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遣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率精騎二萬來伐。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跋嬰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魏以有備引還。

己未　十一年。寇與突同。國遣使來朝。其人穴居。多猪羊。少牛馬。夏衣魚皮。冬衣猪毛。至於漁獵。常持藥草自障。令人不見。俗無尊卑之別。寒則入穴聚。此見書鈔一百五十八。原本有缺字。屠本猶全。今从之以俟考。

庚申　十二年。龍城東溝。竭涸積年。夏四月。溝中墳起有聲。俄而泉湧出。閔尙曰。溝中墳起。所謂深谷爲陵。泉湧出。所謂百川沸騰。陰旺之所致也。此見開元占經九十八。

辛酉　十三年。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翼。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尙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尙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

壬戌　十四年。宿渾地燃。一旬乃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

癸亥　太平十五年。和龍城地徧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月餘乃滅。後遼西太守高潛謀反伏誅。此見御覽八百八十。

甲子　十六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左部王荀妻產妖。傍人莫覺。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此亦見御覽。作十五年。屠本作十六年。

乙丑　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趙壽女。既嫁化爲男。娶妻而無子。跋問諸羣臣曰。此何祥。尙書左丞傅權對曰。漢世雌雞爲雄。陰變爲陽。君普臣僭之象。卒有婦人專寵。王莽簒逆。一作位。今女爲男。臣將爲君之徵。跋曰。將何以禳之。權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一作中。興。熒惑守心。宋景責躬。延齡二紀。唯修身崇善。可以轉禍爲福。

丙寅　十八年。八月。立子翼爲太子。跋戒之曰。吾聞君人以學爲本。不學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

夙夜虔恭欽承明訓。

丁卯　十九年。丁零氐楊道來降。初後燕帝光始中。丁靈民（疑作丁零氐）楊道獵於白鹿山。爲契丹所獲。流漂塞外。至大難北及大黎國。逐山草而射獵爲業。至十月乃收葦爲城。水澆令凍。高一丈五尺。東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餘里。名凌城。居其中。（此見御覽一百九十二）

戊辰　二十年。

己巳　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飄風從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姚昭宅。至於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上黨公家人問太史令閔尚。尚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吹塵去穢。除姦慝之禍。當修德以免禍。昭不聽。（此依御覽八百七十六補）

庚午　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於內寢。謂之曰。吾患當不濟。卿等善相吾子。參決萬機。九月跋疾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之曰。上疾將瘳。柰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造閻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大臣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衞。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然之。於是與壯士數十人裹甲入禁中。宿衞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跋驚懼而薨。弘遣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圖危社稷。吾備大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

進階二等。太子翼率東宮兵出戰。敗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賜死。跋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命宗正馮哲、黃門盧昭（一作招）。典葬事於東宮。葬跋於長谷陵。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一百

北燕錄三

馮弘

馮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雲篡位拜中領軍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書右僕射改封中山公仍爲領軍內掌禁衞外總朝政遷尚書令司徒錄尚書事跋薨弘僭卽天王位以姚昭爲大司馬昭貪暴其子肇諫曰大人不聞飄風之怪乎昭不納明年弘殺昭幷諸子姪四十餘人（依御覽八百七十六補）辛未太興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爲皇后壬申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爲太子鼠集城西盈數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銜馬尾後者迭相銜尾而渡識者以爲民遷之象又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七月魏師來伐神高八月石城遼東營邱成周四郡並降魏九月魏師引還徙民四萬餘戶而西尚書郭緣勸弘送款獻女於魏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弘黜長樂公崇使鎭肥如崇遣弟樂陵公邈如魏降世祖拜崇遼西王弘使別將封羽率衆圍崇於遼西（尚書郭緣以下依魏書補下同）

癸酉　三年。世祖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六月。魏永昌王健來伐。樓敦別將五千騎圍凡城。封羽以城迎降。

甲戌　四年。弘遣尚書高顯。請罪於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祖許之。乃徵太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太子王仁質魏。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

乙亥　五年。四月。遣右衛孫德乞師於宋。世祖遣驍騎大將軍樂平王丕來伐。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嶷勸弘請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不聽。十二月。又遣尚書陽伊請迎於句麗。

丙子　六年。三月。端門崩。四月。魏又遣侍郎建興公虞弼、東平公鵝青來伐。攻克白狼。復遣使求迎於高麗。高麗將葛居盧孟光率衆數萬。隨陽伊來迎屯於臨川。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門而引魏軍。此句亦見通鑑攷異魏軍疑而不赴。生遂勒衆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卒。高麗軍既入城。取武庫甲以給其衆。城內美女皆爲高麗軍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龍見三字一作龍城萬戶東徙。焚燒宮殿。火一旬不絕。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於外。葛居盧孟光率騎後殿。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魏軍追至遼水。不擊而還。遣使徵弘於高麗。後二年。爲高麗所殺。初弘至遼東。高麗王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王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王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爲質。弘忿恕之。高麗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僞謚昭

成皇帝。自馮跋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弘滅亡之歲。丙子。二十八載。

馮素弗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濟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愼。非禮不動。雖賤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爲京尹。及鎭營邱。百姓歌之。常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載記小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十六國春秋輯補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湯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董雲霆　謝雨東　宮秀　沈抱秋　王永榜　王模）